



“将就”和“讲究”是一对谐音词,组成两词发音的汉语拼音,声母和韵母完全相同。其差别表现在声调上,“将”和“讲”,一个是阴平,也称为一声;一个是上声,也称为三声。这个口语的差别,决定着两词完全不同的词意,从字面上很容易区别每个词表达的含义,但日常说话中全凭发音的声调确定字面的意思了。

普通话特别强调字词的发音声调,并为此做出了规定,但各地方言就大相径庭了。济宁方言与普通话有些差别,却也是靠声调区别两词的用场。

在济宁“将就”发声仄沉一些,而“讲究”发声则清扬一些。例如说:“你这个人一看就是个讲究人,不像他忒能将就。”说的就是一个人爱讲排场,另一个人办事糊弄。“将就”和“讲究”,不是典型的反义词,却反映出两种不同的生活态度和做事方式。

“讲究”是积极向上的心态,办事追求高标准,词的重点主要在“究”字上。“究”字可组成很多词,比如“研究”“追究”“究办”“究竟”“究问”“究诘”“究天人之际”等等,表现出对事物的深入专注。所谓“讲究”,是进一步强调这件事。济宁日常口语中就有:讲吃、讲穿、讲价、讲理、讲死理、讲面子、讲排场、讲条件等等很多方言。

“将就”则是一种勉强、凑合、敷衍的心态和做法。词中的“将”字有拿的意思,比如

方言俚语

济宁的“将就”与“讲究”

梁方苏

李白的名诗《将进酒》中的“呼儿将出换美酒”。济宁方言中也有“将错就错”一词,说的就是错事错干,“拿着不是当理说”。

济宁方言中还常把普通话的“刚刚”,发音为“将将”。例如:“我‘将将’从那边过来,你也是‘将’下班吧?”最为常见的,就是把“勉强、接近”等一类词说成“将将”。例如:“我干这事‘将将’巴巴”和“这次考试我‘将将’及格,够悬乎的”,以及“我最烦你那‘将’死巴活的样子”。

至于词中的“就”字,有靠近、紧跟着、让步、完成等含义,分别在不同场合使用。例如济宁方言常说“吃馍馍喝菜汤,吃窝头就咸菜”和“饺子就酒,越吃越有”等俗语。话中的“就”,有“紧跟着”“同时”的意思。“将就”中的“就”字,则是勉强让步完成的意思。

以上用济宁方言举例,对“将就”和“讲究”两词进一步释义。通过对比,足可见两词在语义、使用场景及情感色彩上的鲜明反差。

“将就”强调对现状的妥协与接受,意为勉强接受不符合期望的事物或条件,带有被动适应环境的色彩。“讲究”则体现对品质的追求,以及对细节的专注。两词褒与贬的含义一目了然,照理我们的生活应提倡讲究,摒弃将就。但诸多外在条件影响下,做到这点并不容易,其中物质条件就是最大的制约。

济宁民间俗话说“富讲究,穷将就”,家里穷得捉襟见肘时,怎么能讲究起来呢?

事情也不尽然,细心观察社会现象和世事人情,我们可以看出一个人讲究与否,可

分为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而且主要体现在人的精神层面。有的人家徒四壁,穷得叮当响,但旧衣服总是洗得干干净净,补丁缝得整整齐齐,让人看着精神,透出了自身的讲究。

由此想到唐代诗人刘禹锡的著名短文《陋室铭》。他身为朝廷高官、著名诗人,不羡慕厚禄豪宅、花天酒地,却对草庐陋室情有独钟。其文章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言为心声,文章所表现的精神层面的追求和讲究,让人敬仰。

我还想到了雷锋。他在日记中写道:“在工作上,要向积极性最高的同志看齐;在生活上,要向水平最低的同志看齐。”这不也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追求和讲究吗?

一个人面对的社会生活是错综复杂的,形成的阅历、世界观及生活习惯也是多样的,是将就还是讲究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个人大概都具有将就 and 讲究双重心态。世事如麻,诸多问题的处理都面对着可与不可的选择,因此需要审时度势确定态度和做法。

事事都特别讲究的人,在济宁俗语被称为“较真儿”,更难听的叫“圣人蛋”,令他人厌烦,阳春白雪和者概寡。但事事都要讲究,却堵了自己的路,有时候将就一下,反而是后退一步天地宽。

事事都将就的做法更不可取,愿愿意同

一个毫无进取之心,生活窝窝囊囊,办事萎靡扎血,向下打坠巴翘的人,一起生活一同共事呢?

讲究要避免华而不实,虚有其表;就要避免毫无底线,毫无原则,一溜下滑地潦倒。选择哪种做法为人处世,都不能走极端,要学会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变通。这一点,孔老夫子很值得我们学习。

孔子生活很讲究,关于吃,他曾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可是,当他领着弟子周游列国,受厄于陈蔡七日绝粮断炊时,也放下身价,同弟子们一起以残渣剩饭野菜为食。目的就是周游列国,传业授道,弘扬心中的理想。

面对客观条件和外在环境,因时因地调整个人所持态度和做法,该讲究时讲究,该将就时将就。圣人能为之,“圣人蛋”却不能为,令人有所思、有所悟。

能将就、会讲究,是人生应有的为人处世之道,关键在于把握一个度,这样才能生活得洒脱。

■图为济宁老运河文化街区 杨国庆 摄影



图文 马培国

秋游旧城海子

畅游济宁

已卷了边儿,赭褐与暗黄交织着,心间却有不屈的绿意。

目光越过蒹葭与残荷交织的水岸,那烟波淼淼的远处,“龙台飞雨”“郎桥夜月”,已在了那一片空蒙之中。古时的急雨,或在高台溅起如烟的水雾;古时的明月,或将清辉洒满廊桥,照亮夜归人的路?虽无迹可寻,却给后人无边的遐想。

唯有远处庄重的鱼王府,实实在在矗立着,像一位沉默的史官,见证这水泽的沧桑,沐浴着亘古不变的晨光与夕晖。

脚下栈道的木板在空灵地轻响,仿佛叩问水底的时光。行至水湾,但见波光澄澈,几丛芦苇俯仰而生。古籍零星有记,此处本有一口“龙井”的。井壁定然生满了滑润的青苔,井水幽深,透着来自地底的、神秘的清光。而今,这一切都沉寂于碧波之下,传说中的龙井的清甜与故事,已融入这海子,用了另一种博大,滋养着风物与生灵。

这般想着,不觉已来到开阔的坡岸。眼前是一片精心养护的草坪,秋菊正盛,灿若云锦。有人正在草坪边的空地上打着太极,动作行云水舒。一阵欢快的笑声中,是几位老人坐在菊圃旁的石凳上闲话家常。望着他们沉浸在秋阳下的惬意,心中寻龙井而不见的惘然,顷刻烟消云散了。

那口龙井并未湮灭,它的甘冽已化入这万顷碧波;那庙也并未倾颓,往昔的祈祷早已化作触手可及的丰稔与安康。你看那远处金黄的稻田,岸畔丰茂的果园,以及人们脸上从容的笑意,不就是最灵验的“丰稔”之象么?

这哪里是我想象中略带萧瑟的北国水泽,分明是一幅精心绘就的盛世画卷。有词云“漫道花堤叠锦,且看棧通水府”,正是这

民俗探微

『喝汤』与『送粽子』

任小行

受命校书稿,得金乡县兴隆镇寨里集民俗二则,解多年之惑,特记之。

“喝汤——1949年前,人们生活困苦,朝不保夕。晚上休息,为了节省粮食,不舍得吃窝头等主粮,只能喝些面汤来垫一垫,所以‘喝汤’就成了吃晚饭的代名词。‘喝汤了呗’这个词汇也是村民傍晚见面时的问候语。”

“送粽子——生子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子女出生第六天,亲戚朋友送来红糖、鸡蛋等礼物,外婆家还送衣服、山药、细粉、米面等表示祝福,当天设宴招待来客,这种活动称为‘送粽子’。客人临走的时候,给客人回赠煮熟染红的鸡蛋和烙饼。殷实的家庭还会做一大锅鸡汤面条,为送来鸡蛋的乡亲挨家送去一大碗,称‘回礼喜面’。”

吾村同属金乡县,距寨里集六十余里,亦有“喝汤”“送粽子”之俗。与寨里集略有不同的是,“喝汤”不仅是吃晚饭的代名词,亦是吃早饭、午饭的代名词。“送粽子”,村人多云送“东”(音)米,今始知“东”乃“粽”之音讹。幼时,吾村一带的回礼,多为煮熟的红鸡蛋,未闻有赠烙饼者。

俗云:“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大概就说的风俗上的细微差别吧。

秋夜感怀

张成吉

明月窥人枝上头,前尘未了岁空流。
身随老境慵开眼,诗尽风华独倚楼。
枫叶辞柯非待雪,荷花漂泊本无舟。
清辉玉臂同谁醉,一盏灯痕共此秋。

登微山岛望湖阁(通韵)

徐长富

伫立高阁凝目望,水天共色映秋光。
一湖荷叶摇青翠,十里芦花染素黄。
飞鸟乘风云影远,游船揽胜画廊长。
凭栏即景思潮涌,觅句诗吟微子乡。

重读毛泽东《论持久战》

王允国

倭寇猖狂犯九州,生灵涂炭国蒙羞。
念如烛炬正声在,思似星光真理求。
一卷雄文天地定,千年壮略海山收。
东方预示国匡世,持久仍能启远猷。

中秋时节

黄希庆

酒后餐余盏未收。衣裳整罢急寻幽。
为题诗句酬佳节,信步城郊作胜游。
染赤枫林初减暑,摇黄菊蕊已含秋。
桂香枣熟蛩虫叫,橘绿柿红麻雀啁。

中秋夜雨

史月华

时近中秋阴雨连,清辉难觅度诗田。
乡愁一缕情犹忆,客梦三更人未圆。
桂影今宵藏秀色,云程何处寄鸿笺。
唯期网络传佳讯,静待风停共月圆。

济宁市中运河

鲁亚光

人称北国都江堰,大运河流日夜潺。
车过济州须歇脚,船行闸口要调班。
货输漕路新渠上,景伴途程远岸间。
恰若晶莹珠一颗,从来问渡为通关。

庆“十一”颂祖国

孔庆更

灿烂辉煌岁月稠,苍桑巨变看神州。
政通民悦丰年旺,景泰时和佳气酬。
疆海劈波驰母舰,星空遨逛荡天舟。
红旗高举前程阔,万众同心展盛猷。

秋 霁

彭文莉

长空雨洗碧如蓝,秋草莹莹日色含。
水涨荷花双鸭戏,柳摇风笛众鱼探。
依窗爽籁聆虫语,透树明霞印菊潭。
正是新凉当户外,捫来诗韵墨中酣。

乙巳中秋即兴

陈传三

散丝绵续不曾休,烟霏弥笔未肯收。
桂馥洗尘馨减韵,醴醇酿泽意增悠。
莫嗟皓夜云遮月,应起宽怀风倚楼。
晴雨盈亏天演绎,蟾辉心有自温柔。

迎中秋庆国庆

李海俊

金秋送爽桂花香,明月高悬照九方。
国庆团圆同日到,民丰锦绣万家昌。
红旗漫卷东风劲,美酒盈樽喜气扬。
四海升平皆快乐,神州大地永辉煌。

微山湖秋月夜

姜广亮

月映微湖秀,风穿柳岸流。
银波依碧水,软雾锁清秋。
夜鹭落霞晚,横舟渔火柔。
细思今日景,才解古人忧。

秋 分

杨凤言

一夜秋风至,晨昏五半时。
江山披锦色,陇亩展丰姿。
垂钓溪湾静,擎杯菊径痴。
不怜萧瑟处,穠岁正堪期。

雨中望日

张 林

中秋本是爽晴天,照眼暖阳金色旋。
四野霏霏霏淫雨,微光何故失流年。

寒露悯农

高俊喜

阴雨连绵惹恼眉,满田泥泞黍收迟。
寒潮借势莅临早,不问秋忙误几时。

雨中漫步(新韵)

张昭军

廊桥默默送秋风,鸥鹭啾啾闹雨声。
残影千幅无墨画,满园一点染衣红。

中秋寄远

解树立

玉镜高悬照九州,桂香漫夜溢清秋。
人间共此团圆日,千里婵娟祝福稠。

梦故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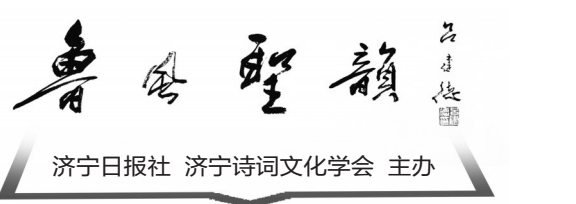
丁 涛

新亭旧柳草花青,小路幽深诉故情。
此去他乡逾万里,娇黄豆蔻梦边生。

如梦令· 寒露抒怀

孟宪芳

秋雨绵绵双露,田陌泥封梗阻。春夏早情



长,此际归仓谁助? 心堵,心堵。 深解耕收劳苦。

花上月令·桂花

程殿友

秋光初浸小轩窗。素娥影,暗浮香。碎琼金粟攒星蕊,缀晴黄。仙子落,鹤神藏。 犹记梦游云外路,苔径滑、露凉霜。独依坐地回眸处,洒残阳。雁声去,雀喧窗。

西江月·秋思

相树杰

雁字裁云作简,枫脂点鬓成诗。一篇点破镜中漪,惊起芦花万尾。 暗数流光如叶,偏量秋色成枝。斜阳低映旧横时,犹系去年题字。

红罗袄·秋登雁门关怀古(新韵)

苗永峰

漫步烽火台顶,回眼险峰巅。看陡峭山崖,天高云淡,戍楼荒圯,关隘蜿蜒。 雁门口、游客群欢。英雄事迹时穿。故址话从前。铁要塞、赤胆铸威严。

济宁我家乡

玉堂对面的临河小街

田守勇

周末回到济宁老家,去古槐路河道总督府遗址馆转了转,又沿声远楼外的小巷南拐,穿过太白楼广场,站在玉带桥上四处眺望。老运河里不时有游船驶过,玉堂酱园的倒影就在水面摇晃。

过了河,一条小街顺着河道蜿蜒东西,直到看见地名牌,才知道原来玉堂对面的这条小街叫做“大闸口南街”。

小时候只知道它叫“黑市儿”,大人们进城,常会说“去趟黑市场”。听上去有些让人生畏和抗拒,但在我的记忆中,却蒙着一道温馨的色彩。因为那是附近城乡居民添置新衣的理想地方,可能出售的都是些价格低廉的衣服,才有了这个不雅的名字。

第一次穿上从“黑市场”买来的衣服,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事儿了,但那次我没去。我正在许庄中学读初中,住在三姨家。她家离学校隔着一片田地,步行十几分钟,每天来回穿梭在一眼望不到边的麦田或玉米地里,远处的化肥厂若隐若现。

那年学校里出现了很多样式新潮的夹克衫,和我们平时穿的上衣不同,没有四个布兜,不用系扣子,而是一条拉链,由下至上一提就密封了前襟,衣兜也是藏在里面的,而且样式不断翻新,偌大的校园几乎没见过重样的。

有的还在拉链的扣环上挂个小饰品,自然引来许多艳羡的目光。周末回家的时候,母亲在我绘声绘色的描述中听出了我的想法,就让我带上钱,给三姨捎信儿,去市里给我也买上一件。

我家离济宁市区隔着一条运河,来回乘摆渡不说,还要走五六公里的路。三姨家和学校都在城边乡镇,离城区较近。我得上学,不能和三姨一同去市里,只是一天放学后,在床上发现三姨买回来的一件夹克衫,浅绿色的,比身上的蓝布衫舒展光滑,正好适合初春时节上身。

每天穿着这件新衣走过麦田,脚步也轻盈了许多。可没过多久,拉链的下端松了,布裂开了,而且口子越来越大。后来三姨给缝了几针,勉强凑合了一些时日。但每次拽拉链成了难题,明明是勉强拉上去了,从下面接着就分开了,后来干脆就敞着,直到下一个周末回家。

母亲让我骑车带着她,径直到了“黑市场”。我第一次走进那个五彩缤纷的小街,临河展开,弯弯曲曲,两边临时搭建的衣棚,依势而建的小房子、售货亭,把本就狭窄的街巷挤得越发逼仄。中间只留一条过道,仅容两人擦肩而过,地上湿漉漉的,到处是水洼。

市场两边的店铺,自然分成两个不同的区域。靠河是搭的简易棚,以卖衣服鞋帽为主,对面多是规整的店铺,除了衣服,还有其他诸如小吃、杂货等。但我是无暇顾及的,只盯着店铺墙上、露天衣架上挂着的夹克衫,颜色、样式、拉链的形状、衣兜的设计,眼睛像被一束束五彩灯光照着,光怪陆离,身心摇荡。

很明显,要不是为了我,母亲也不曾踏足这个陌生的世界。我们娘俩都有些迷茫,最后转了许久,买下一件颜色更浅、样式更好的衫。

后来又去过几次这市场,是弟弟初中毕业跟着父亲去做木工后,有些不甘,心不在焉,总是在某个周末约着我去市里,无非就那几个地方,人民公园、太白楼、新华书店、电影院,都在今天的太白楼中路附近,偶尔也去“黑市场”买件衣服,但极少去,因为我俩都不会讲价,面对摊主的价格,心里七上八下许久,迟迟说不出我们预期的价钱,好几次都是落荒而逃,以后就再也不去了。

不知道“黑市场”什么时候变了颜色,或者不再是市场了。直到这一次,几乎四十年以后,我怀着恋旧、游览的异样心情,又一次走进这条小街。

街面宽敞了许多,店铺装修考究,亭台、门楼、牌坊,与缓缓而过的小河,附近的竹竿巷,街口对面的玉堂酱园相映成趣。河道也修整了,有的建成下沉广场,老人小孩儿与潺潺流过的河水亲密接触。

临河搭建的,多是一些样式新奇的咖啡屋、奶茶坊、酒馆、西餐店。我拾级走进一家,点了一杯咖啡,坐在河边的一张木椅上,对面一左一右分别是太白楼和通信大厦,倒映映在老运河面。

咖啡店不大,只是一间小屋,墙上贴满了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海报,杂志上剪下来的风土画,其中一张有些发暗的,画面印着几行文字:“我们在夜里划船/树木和房屋从两边退去/运河的两岸/是我们的家乡//我们在夜里划船/星星和月亮在头顶闪耀/运河的声音/是我们的心跳//我们在夜里划船/风吹动我们的头发和衣服/运河的气息/是我们的呼吸。”不知出自谁的手笔,却写满了我的期待,写进我的心里。

出来咖啡店左拐,又到一座桥,清平桥。桥头底座附近印有“运河记忆”的标牌,这名字正与我心有戚戚。小街不长,不宽,从“黑市场”到“大闸口南街”,到处盛着我满满的记忆。